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二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樂志第八十

樂二

景祐三年七月馮元等上新修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鐘律詳定得失可否以

聞九月阮逸言臣等所造鐘磬皆本於馮元宋祁其分方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黄鍾之法及國語鈞鍾絃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覩御製樂髓新經歴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歴代無有符合者惟蔡邕銅龠本得於周禮遺範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龠積成嘉量則是聲中黄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

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鐘有鈞石量衡之制況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甋謂無馮孰為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足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以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鬴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鐘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内更鑄嘉

量以其聲中黃鐘之宮乃取李照新鐘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鐘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具進詔送度等并定以聞十月度等言據鄧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臣等檢詳前代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為寸法太常劉芳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即為一分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競不能決而蔡邕銅籥本志中亦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合

鄧保信黄鍾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長為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黄鍾籥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略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校之即又不同其籥合升斗亦皆類此又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其一稱用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制黄鍾之聲臣等以其大黍百粒累廣成尺復將管内二百粒以黍廣為分再累至二尺比逸等元尺一短七黍一短三黍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

黍其實管之黍大小不均遂致差異又其銅律管十二
枚臣等據楚衍等圍九方分之法與逸等元尺及所實
龠秬黍再累成尺者校之又各不同又所製銅稱二量
亦皆類此臣等看詳其鐘磬各一架雖合典故而黍尺
一差難以定奪又言太祖皇帝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
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
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鐘律之學者俾考正
之以從周漢之制其阮逸胡瑗鄧保信并李照所用太

府寺等尺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其説疎舛不可依用五年五月右司諫韓琦言臣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覩照所造樂不依古法皆率己意别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非之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廟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三司使晏殊同兩制官詳定以聞七月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

定舊樂鐘磬不經鐫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虡郊廟殿庭可以更用太常亦言舊樂宮縣用龍鳳散鼓四面以應樂節李照廢而不用止以晉鼓一面應節舊樂建鼓四并鞞應共十二面備而不擊李照以四隅建鼓與鎛鐘相應擊之舊樂雷鼓兩架各八面止用一人考擊李照别造雷鼓每面各用一人椎鼓順天左旋三步一止又令二人摇鞉以應之又所造大竽大笙雙鳳管兩儀琴十二絃琴並行今既復用舊樂未審照所作樂器制度

合改與否詔悉仍舊制其李照所作勿復施用康定元年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皇祐二年五月明堂禮儀使言明堂所用樂皆當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樂於是內出明堂樂曲及二舞名迎神曰誠安皇帝升降行止曰儀安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慶安太祖太宗真宗位奠幣曰信安酌獻曰孝安司徒奉俎曰禧安五帝位奠玉幣曰鎮安酌獻曰精安皇帝飲福曰胙安退文

舞迎武舞亞獻終獻皆曰穆安徹豆曰歆安送神曰誠安歸大次曰憩安文舞曰右文化俗武舞曰威功睿德又出御撰樂章鎮安慶安信安孝安四曲餘詔輔臣分撰庚戌詔御所撰樂曲名與常祀同者更之遂更常所用圜丘寓祭明堂誠安之曲曰宗安祀感生帝慶安之曲曰光安奉慈廟信安之曲曰慈安六月内出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宫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凡三十聲為一曲

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皆黃鍾為均又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均皆自黃鍾宮入無射如合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即依前譜次第成曲其徹聲自同本律及御撰鼓吹警嚴曲合宮歌並肄于太常是月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恭議阮逸所上編鍾四清聲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

倍半説者云半者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𤇾求聲之法本之於鐘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歴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簴者蓋取十二鐘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以三十一為一簴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簴者以均清正為十四宫商各置一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簴則

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黄鐘至夾鐘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自夷則至應鐘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宫輕而商重緣宫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宫弱商彊是謂陵僭故須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兹法故夷則為宫則黄鐘為角南呂為宫則大呂為角無射為宫則黄鐘為商太蔟為角應

鐘為宮則大吕為商夾鐘為角葢黄鐘大吕太簇夾鐘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鐘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世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簫琴和巢笙五器本有清聲塤篪竽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制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黄鐘清聲臣等

參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宫之時商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諸器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㓨意求法且當如舊惟歌者本用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彊所不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别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七月御撰明堂無射宫樂

曲譜三𣅜五十七字五音一曲奉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終獻徹豆用之是月上封事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黄鐘一均聲此乃國朝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舊法若於親行大饗即所未安且明堂之位木室在寅火室在巳金室在申水室在亥蓋木火金水之始也土室在西南蓋土王之次也既𣅜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則獻神之樂亦當用五行本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其

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大簇爲角獻青帝仲呂爲徵獻赤帝林鐘爲宮獻黄帝夷則爲商獻白帝應鐘爲羽獻黑帝詔兩制官同太常議而尭臣等言大饗日迫事難猝更詔俟過大禮詳定以聞九月帝服鞾袍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館閣臺諫官閲雅樂自宮架登歌舞佾之奏凡九十一曲徧作之因出太宗琴阮譜及御撰明堂樂曲音譜并按習大樂新録賜羣臣又出新製頌塤匏笙洞簫仍令登歌以八音諸器各奏一曲遂召鼓吹

局按警場賜大樂鼔吹令丞至樂工徒吏緡錢有差帝既閲雅樂謂輔臣曰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將有事于明堂然世鮮知音其令太常並加講求時言者以為鎛鐘特磬未恊音律詔令鄧保信阮逸盧昭序同太常撿詳典禮别行鑄造太常薦太子中舍致仕胡瑗曉音詔同定鐘磬制度閏十一月詔曰朕聞古者作樂本以薦上帝配祖考三五之盛不相襲㳂然必太平始克明備周武受命至成王時始大合樂漢初亦㳂舊

樂至武帝時始定泰一后土樂詩光武中興至明帝時
始改太子之名唐高祖造邦至太宗時孝孫文收始定
鐘律明皇方成唐樂是知經啓善述禮樂重事須三四
世聲文乃定國初亦循用王朴竇儼所定周樂太祖患
其聲高遂令和峴減一律真宗始議隨月轉律之法屢
加按覈然念樂經久墜學者罕專歷古研覃亦未完緒
頃雖博加訪求終未有知聲知經可信之人嘗為改更
未適茲意中書門下其集兩制及太常禮樂官以天地

五方神州日月宗廟社蜡祭享所用登歌宫縣審定聲律是非按古合今調諧中和使經久可用以發揚祖宗之功德朕何憚改為但審聲驗書二學鮮並互詆胸臆無所援據慨然希古靡忘于懷於是中書門下集兩制太常官置局於秘閣詳定大樂王堯臣等言天章閣待制趙師民博通今古願同詳定及乞借叅知政事高若訥所校十五等古尺並從之三年正月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磬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

古尺律者上之二月詔兩制及禮官參稽典制以定國朝大樂名中書門下審加詳閱以聞初胡瑗請太祖廟舞用干戚太宗廟兼用干羽真宗用羽籥以象三聖功德然議者謂國朝七廟之舞名雖不同而干羽並用又廟制與古異及瑗建言止降詔定樂名而已七月堯臣等言按太常天地宗廟四時之祀樂章凡八十九曲自景安而下七十五章率以安名曲豈特本道德政教嘉靖之美亦緣神靈祖考安樂之故臣等謹上議國朝樂

宜名大安詔曰朕惟古先格王隨代之樂亦既制作必有稱謂緣名以討義繇義以知德蓋名者德之所載而行遠垂久之致焉故韶以紹堯夏以承舜頀以救民武以象伐傳之不朽用此道也國家舉墜正失典章交備獨斯體大而有司莫敢易言之朕憫然念茲大懼列聖之休未能昭揭於天下之聽是用申敕執事遠求博講而考定其衷今禮官學士迨三有事之臣同寅一辭以大安之議來復且謂藝祖之戡暴亂也安天下之未安

其功大二宗之致太平也安天下之既安其德盛洎朕之承聖烈也安祖宗之安其仁厚祗覽所議孰復于懷恭惟神德之造基神功之戡武章聖恢清淨之治冲人蒙成定之業雖因世之迹各異而靖民之道同歸以之播鐘球文羽籥用諸郊廟告於神明曰大且安誠得其正十二月召兩府及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鎛鐘十二黄鐘高二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高八寸四分遂徑一寸二分深一寸一鏖篆

帶每面縱者四横者四枚景挾鼓與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吕以下十一鐘並與黄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中新律本律特磬十二黄鐘大吕股長二尺博一尺鼓三尺博六寸九分寸之六絃三尺七寸五分太簇以下股長尺八寸博九寸鼓二尺七寸博六寸絃三尺三寸七分半其聲各中本律黄鐘厚二寸一分

大呂以下遞加其厚至應鐘厚三寸五分詔以其圖送
中書議者以為周禮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
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則是大鐘宜厚小鐘
宜薄今大鐘重一百六斤小鐘乃重一百四十八斤則
小鐘厚非也又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博為一股為
二鼓為三叄分其股博去其一以為股博三分其股博
以其一為之厚今磬無博厚無長短亦非也五年四月
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是月知制誥王洙奏

黄鐘爲宫最尊者但聲有尊卑耳不必在其形體也言鐘磬依律數爲大小之制者經典無正文惟鄭康成立意言之亦自云假設之法孔頴達作疏因而述之據歴代史籍亦無鐘磬依數大小之說其康成頴達等即非身曾制作樂器至如言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者據此以黄鐘爲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鐘特磬者止得林鐘律聲若隨律長短爲鐘大小之制則黄鐘長二尺二寸半減至應鐘則形制大

小比黄鐘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無射應鐘為宫即黄鐘大吕反為商聲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彊之象今參酌其鎛鐘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數算定長短大小容受之數仍以皇祐中黍尺為法鑄大吕應鐘鐘磬各一即見形制聲韻所歸奏可五月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黄鐘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為宫為諸律之首蓋君徳之象不可並也今十二鐘磬

一以黄鐘爲率與古爲異臣等亦嘗詢逸瑗等皆言依
律大小則聲不能諧故臣竊有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
稽古義參定之是月知諫院李兑言曩者紫宸殿閱太
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
近臣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之義
王洙不從議論喧嘖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
豈可輕議西漢去聖尚近有制氏世典大樂但能紀其
鏗鏘而不能言其義況今又千餘年而欲求三代之音

不亦難乎且阮逸罪廢之人安能通聖明述作之士務為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財匱之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為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其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六月帝御紫宸殿奏太常新定大安之樂召輔臣至省府館閣預觀焉賜詳定官器幣有差八月詔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大安之樂常祀及朝會用之翰林學士胡宿上言自古無並用二樂之理

今舊樂髙新樂下相去一律難並用且新樂未施郊廟先用之朝會非先王薦上帝配祖考之意帝以為然九月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并新作晉鼓乃以瑗為大理寺丞逸復尚書屯田員外郎保信領榮州防禦使入内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内殿承制並以制鐘律成特遷之至和元年言者多以陰陽不和由大樂未定帝曰樂之不合於古久矣水旱之來繫時政得失豈特樂所召哉二年潭州上瀏陽縣所得

古鐘送太常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編鐘皆側垂照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於鑄瀉務得古編鐘一工人不敢毀乃藏於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粤朕皇祖寶龢鐘粤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側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弇鬱而不揚無射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

作佐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既具而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禁中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人以羲叟之言為驗八月御製恭謝樂章是月詔恭謝用舊樂四年九月御製祫享樂舞名僖祖奏大基順祖奏大祚翼祖奏大熙宣祖奏大光太祖奏大統太宗奏大昌真宗奏大治孝惠皇后奏淑安孝章皇后奏靜安淑德皇后奏柔安章懷皇后奏和

安迎神送神奏懷安皇帝升降奏肅安奠瓚奏顧安奉俎徹豆奏克安飲福奏禧安亞獻終獻奏祐安退文舞迎武舞奏顯安皇帝歸大次奏定安登樓禮成奏聖安駕回奏采茨文舞曰化成治定武舞曰崇功昭德帝自製迎神送神樂章詔宰臣富弼等撰大祚至采茨曲詞十八七年八月御製明堂迎神樂章皆肄于太常翰林學士王珪言昔之作樂以五聲播於八音調和諧合而與治道通先王用於天地宗廟社稷事于山川鬼神使

鳥獸盡感況於人乎然則樂雖盛而音虧未知其所以為樂也今郊廟升歌之樂有金石絲竹匏土革而無木音夫所謂柷敔者聖人用以著樂之始終顧豈容有缺耶且樂莫隆於韶書曰戛擊是柷敔之用既云下而擊鼗知鳴球與柷敔之在堂故傳曰堂上堂下各有柷敔也今陛下躬祠明堂宜詔有司考樂之失而合八音之和於是下禮官議而堂上始置柷敔又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忌日

必哀志有所至其不有樂宜也然樂所以降格神祇非以適一己之私也謹案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臣以為凡大祠天地日月社稷與忌日同者伏請用樂其在廟則如寬之議所冀略輕存重不失其稱下其章禮官議曰傳稱祭天以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

饌之始宗廟以灌爲歆神之始以腥爲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爲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謂此也天地之間虛豁而不見其形者陽也鬼神居天地之間不可以人道接也聲屬於陽故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因而來格故祭必求諸陽商人之祭先奏樂以求神先求於陽也次灌地求神於陰達於淵泉也周人尚臭四時之祭先灌地以求神先求諸陰也然則天神地祇人鬼之祀不可去樂明矣今之

廟連室難分廟忌之尊卑欲依唐制及國朝故事廟祭與忌同日並縣而不作其與别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一及蜡百神並請作樂社稷以下諸祠既卑於廟則樂可不作翰林學士王珪等以爲社稷國之所尊其祠日若與别廟諸后忌同者伏請亦不去樂詔可

英宗治平元年六月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明堂奠幣歌誠安酌獻歌德安二年九月禮官李育上言南郊太廟

二舞郎總六十八文舞罷舍羽籥執干戚就爲武舞臣
謹按舊典文武二舞各用八佾凡祀圜丘祀宗廟大樂
令率上人以人就位文舞入陳於架北武舞立於架南
又文舞出武舞入有送迎之曲名曰舒和亦曰同和凡
三十一章止用一曲是進退同時行綴先定步武容體
各應樂節夫至德升聞之舞象揖讓天下大定之舞象
征伐柔毅舒急不侔而所法所習亦異不當中易也竊
惟天神皆降地祇皆出八音克諧祖考來格天子親執

珪幣相維辟公嚴恭寅畏可謂極矣而舞者紛然縱横
於下進退取舍蹙迫如是豈明有徳象有功之誼哉國
家三年而躬一郊同殿而享入室而舞者闕如名曰二
舞實一舞也且如大朝會所以宴臣下而舞者備其數
郊廟所以事天地祖考而舞者減其半殊未為稱事有
近而不可邇禮有繁而不可省所繫者大而有司之職
不敢廢也伏請南郊太廟文武二舞各用六十四人以
備帝王之禮樂以明祖宗之功德奏可四年八月學士

院建言國朝宗廟之樂各以功德名舞洪惟英宗繼天
遵業欽明勤儉不自暇逸踐阼未幾而恩行威立固已
超軼百王之上今厚陵復土祔廟有期而樂名未立亡
以詔萬世請上樂章及名廟所用舞曰大英之舞自後
禮官御史有所建明而詳定朝會及郊廟禮文官於樂
節有議論率以時考正之
神宗熙寧九年禮官以宗廟樂節而有請者三其一今
祠太廟興安之曲舉柷而聲已過舉敔而聲不止則始

終之節未明請祠祭用樂一奏將終則戛敔而聲少止擊柷則樂復作以盡合止之義其二大樂降神之樂均聲未齊短長不協故舞行疾徐亦不能一請以一曲為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則樂舞始終莫不應節其三周人尚臭蓋先灌而後作樂本朝宗廟之禮多從周請先灌而後作樂元豐二年詳定所以朝會樂而有請者十其一唐元正冬至大朝會迎送王公用舒和開元禮以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蓋作樂所以待王公

今中書門下親王使相先於丹墀上東西立皇帝升御坐乃奏樂引三品以上官未為得禮請侍從及應赴宫先就立位中書門下親王使相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其二今朝會儀舉第一爵宫縣奏和安之曲第二第三第四登歌作慶雲嘉禾靈芝之曲則是合樂在前登歌在後有違古義請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奏慶雲之曲止吹笙餘樂不作

第三爵堂上歌嘉禾之曲堂下吹笙瑞木成文之曲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奏靈芝之曲堂上下之樂交作其三定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各六十四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佾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身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

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為六成而武舞入今文舞所秉翟羽則集雉尾置於髹漆之柄求之古制實無所本聶崇義圖羽舞所執類羽葆幢析羽四重以結綬系於柄此纛翳之謂也請按圖以翟羽為之其四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鞀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工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酇綴總干正立

定位堂上長歌以咏嘆之於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鐸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為猛賁趫速之狀每步一進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為一伐四伐為一成成謂之變至第二表為一變至第三表為二變至北第一表為三變舞者覆身嚮空却行而南至第三表為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春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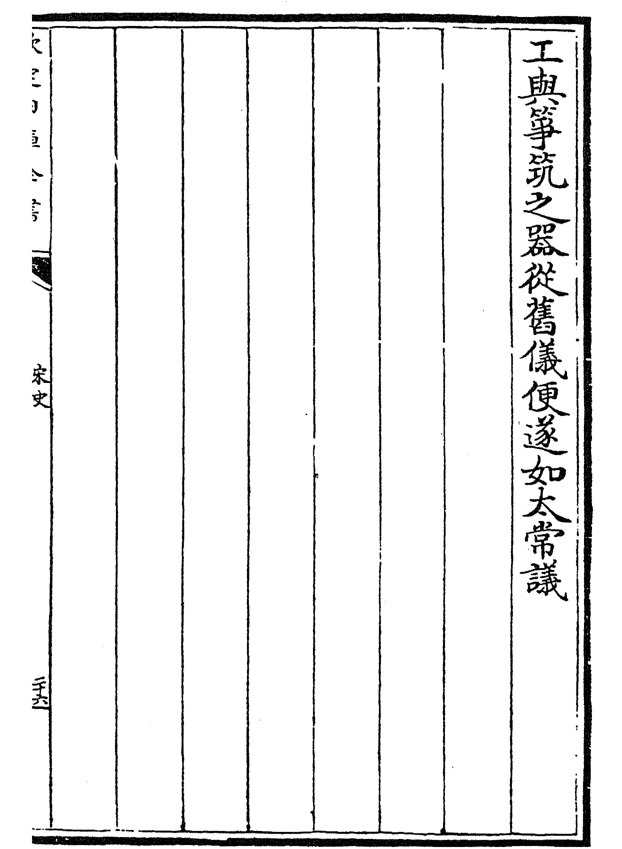
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為五變舞蹈而進為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錞廢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為六變而舞畢古者人君自舞大武故服冕執干戚若用八佾而為擊刺之容則舞者執干戈說者謂武舞戰象樂六奏每一奏之中率以戈矛四擊刺戈則擊兵矛則刺兵玉戚非可施於擊刺今舞執干戚蓋沿襲之誤請左執干右執戈其五古之鄉射禮三笙一和而成聲謂三人吹笙一人吹和今朝會作樂丹墀之上

巢笙和笙各二人其數相敵非也蓋鄉射乃列國大夫士之禮請增倍為八人丹墀東西各三巢一和其六今宮縣四隅雖有建鼓鞞應相傳不擊乾德中詔四建鼓并左右鞞應合十有二依李照所奏以月建為均與鎛鐘相應鞞應在建鼓旁是亦朔鼙應鼙之類請將作樂之時先擊鼙次擊應然後擊建鼓其七今樂縣四隅設建鼓不擊别施散鼓於樂縣内代之乾德中尹拙奏宜去散鼓詔可而樂工積習亦不能廢李照議作晉鼓以

為樂節請樂縣内去散鼓設晉鼓以鼓金奏其八古者
瞽矇眡瞭皆掌播鼗所以節一唱之終請宫縣設鼗以
為樂節其九以天子禮求之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
以鐘鼓奏九夏是皆在庭之樂戛擊則柷敔球則玉磬
搏拊所以節樂琴瑟所以詠詩皆堂上樂也磬奏在堂
下尊玉磬故進之使在上若擊石拊石則當一庭後世
不原於此以春秋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遂於堂上設
歌鐘歌磬蓋歌鐘則堂上歌之堂下以鐘鼓應之耳歌

必金奏相和名曰歌鐘則以節歌是已豈堂上有鐘邪歌磬之名本無所出晉賀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蓋取舜廟鳴球之制後周登歌備録鐘磬隋唐迄今因襲行之皆不應禮請正至朝會堂上之樂不設鐘磬其十古者歌工之數大射工六人四瑟則鼓以四人歌以二人天子八人則瑟與歌皆四人矣魏晉以來登歌五人隋唐四人本朝因之是循用周制也禮登歌下管貴人聲也故儀禮瑟與歌工皆席于西階上隋唐相承

庭中磬虡之下擊以偶歌琴瑟非所謂升歌貴人聲之義今堂上琴瑟匕之周制不啻倍蓰而歌工止四人音高下不相權葢樂有八音所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鐘磬俱用八為數請罷庭中歌者堂上歌為八琴瑟之數放此其箏阮筑悉廢太常以謂堂上鐘磬去之則歌聲與宫縣遠漢唐以來宫室之制寖廣堂上益遠庭中其上下樂節茍不相應則繁亂而無序況朝會之禮起於西漢則後世難以純用三代之制其堂上鐘磬庭中歌



工輿箏筑之器從舊儀便遂如太常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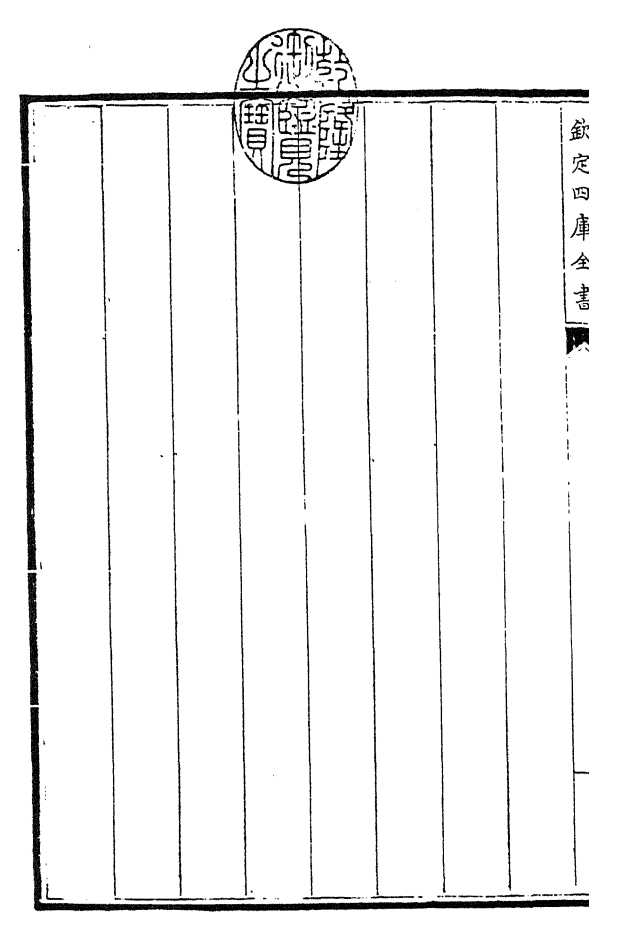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一百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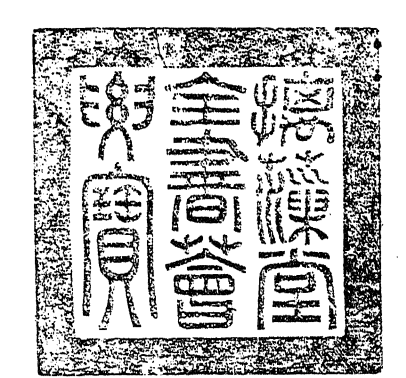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二十六第十二頁前一行權判太常寺刋本寺訛侍據監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帝耕耤田按監本耤作籍

第十九頁後四行周設四散鼓於縣間按監本周作別

卷一百二十七第八頁前八行近於鄭聲刋本鄭訛正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陳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五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樂志第八十一

樂三

元豐三年五月詔秘書監致仕劉几赴詳定所議樂以禮部侍郎致仕范鎮與几參考得失而几亦請命楊傑同議且請如景祐故事擇人修製大樂詔可初傑言大

樂七失一曰歌不永言聲不依永律不和聲蓋金聲舂容失之則下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為度言雖永不可以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煩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為歌五聲隨歌是

謂依詠律呂協奏是謂和聲先儒以為依人音而制樂託樂器以寫音樂本效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詠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二曰八音不諧鐘磬闕四清聲虞樂九成以簫為主商樂和平以磬為依周樂合奏以金為首鐘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鐘磬簫衆樂之本乃倍之為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為君父應聲輕清為臣子故其四聲曰輕清或

曰子聲也李照議樂始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八音何從而諧哉今巢笙和笙其管十九以十二管發律呂之本聲以七管為應聲用之已久而聲至和則編鐘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三曰金石奪倫樂奏一聲諸器皆以其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簫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三聲聲煩而掩衆器遂至奪倫則鎛鐘特磬編鐘編磬節奏與衆器同宜勿連擊四曰舞不象成國朝郊廟之

樂先奏文舞次奏武舞而武舞容節六變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所向宜北三變象維揚底定所向宜東南四變象荆湖來歸所向宜南五變象邛蜀納款所向宜西六變象兵還振旅所向宜北而南今舞者發揚蹈厲進退俯仰旣不足以稱成功盛德失其所向而文舞容節尤無法度則舞不象成也五曰樂失節奏樂之始則翕然如衆羽之合縱之純如也節奏明白皦如也往來條理繹如也然後成今樂聲不一混殽無駁

則失於節奏非所謂成也六曰祭祀饗無分樂之序葢金石衆作之謂奏詠以人聲之謂歌陽律必奏陰吕必歌陰陽之合也順陰陽之合所以交神明致精意今冬至祀天不歌大吕夏至祭地不奏太蔟春饗祖廟不奏無射秋饗后廟不歌小吕而四望山川無專祠用樂之制則何以賛導宣發陰陽之氣而生成萬物哉七曰鄭聲亂雅然朱紫有色而易别雅鄭無象而難知聖人懼其難知也故定律吕中正之音以示萬世今古器尚存

律呂悉備而學士大夫不講考擊奏作委之賤工則雅鄭不得不雜願審條鐘琯用十二律還宮均法令上下通習則鄭聲莫能亂雅遂為十二均圖幷上之其論以為律各有均有七聲更相為用協本均則樂調非本均則樂悖今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應鐘蕤賓七聲相應謂之黃鐘之均餘律為宮同之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君者法度號令之所出故宮生徵法度號令所以授臣而承行之故徵生商君臣一

德以康庶事則萬物得所民遂其生故商生羽羽生角然臣有常職民有常業物有常形而遷則失常故商角羽無變聲君總萬化不可執以一方事通萬務不可滯於一隅故宮徵有變聲凡律呂之調及其宮樂章具著於圖帝取所上圖考其說乃下鎮几參定而王朴阮逸之黄鍾乃當李照之太簇其編鍾編磬雖有四清聲而黄鍾大呂正聲舛誤照之編鍾編磬雖有黄鍾大呂而金闕四清聲非古制也朴之太簇夾鍾則聲失之高歌

者莫能追逐平時設而不用聖人作樂以紀中和之聲所以導中和之氣清不可太高重不可太下必使八音協諧歌者從容而能永其言鎮等因請擇李照編鍾編磬十二參於律者增以王朴無射應鍾及黃鍾大呂清聲以為黃鍾大呂太蔟夾鍾之四清聲俾衆樂隨之歌工詠之中和之聲庶可以考請下朴二律就太常鍾磬擇其可用者用之其不可修者別製之而太常以為大樂法度舊器乞留朴鍾磬別製新樂以驗議者之術詔

以朴樂鐘為清聲毋得銷毁几等謂新樂之成足以薦郊廟傳萬世其明堂景靈宫降天神之樂六奏舊用夾鐘之均三奏謂之夾鐘為宫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黄鐘為角林鐘之均一奏謂之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而大司樂凡樂圜鐘為宫黄鐘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而圜鐘者夾鐘也用夾鐘均之七聲以其宫聲為始終是謂圜鐘為宫用黄鐘均之七聲以其角聲為始終是謂黄鐘為角用太蔟均之七聲以其徵聲為始終是謂太蔟

為徵用姑洗均之七聲以其羽聲為始終是謂姑洗為
羽今用夷則之均一奏謂之黄鐘為角林鐘之均二奏
謂之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則祀天之樂無夷則林鐘而
用之有太簇姑洗而去之矣唐典祀天以夾鐘宫黄鐘
角太簇徵姑洗羽乃周禮也宜用夾鐘為宫其黄鐘為
角則用黄鐘均以其角聲為始終太簇為徵則用太簇
均以其徵聲為始終姑洗為羽則用姑洗均以其羽聲
為始終祭地祇享宗廟皆視此均法以度曲几等又以

太常磬三等王朴磬厚李照磬薄惟阮逸胡瑗磬形制精密而聲太高以磬氏之法摩其旁輕重與律呂相應鐘三等王朴鐘所謂聲疾而短聞者也阮逸胡瑗鐘所謂聲舒而遠聞者也惟李照鐘有旋蟲之制鐘聲皆三十有六架架各十有六則正律相應清聲自足其堂上堂下箎笛率從新制而調琴瑟阮筑塤諸器隨所下律詔悉從之乃緝新器用徙置太常闢屋以貯藏之考選樂工汰其椎鈍癃老而優募能者補其闕員立為程度

以將習焉初皇祐中益州進士房庶論尺律之法以為嘗得古本漢書言在律歷志范鎮以其說為然請依法作為尺律然後別求古樂參考於是庶奉詔造律管二尺量龠各一而殿中丞胡瑗以為非詔鎮與几等定樂鎮曰定樂當先正律帝然之鎮作律尺等欲圖上之而几之議律主於人聲不以尺度求合其樂大抵即李照之舊而加四清聲遂奏樂成第加恩賚而鎮謝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乃復上奏曰太常鎛鐘皆有大小輕

重之法非三代莫能為者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及尺付太常按照黃鐘律合王朴太蔟律仲呂律合王朴黃鐘律比朴樂纔下半律外有損益而內無損益鐘聲欝而不發無足議者照之律雖是然與其樂校三格自相違戾且以太蔟為黃鐘則是商為宫也方劉几奏上時臣初無所預臣頃造律内外有損益其聲和又與古樂合今若將臣所造尺律依大小編次太常鎛鐘可以成一代大典又太常無雷鼓靈鼓路鼓而以散鼓

代之開元中有以畫圖獻者一鼓而為八面六面四面明堂用之國朝郊廟或考或不考宮架中惟以散鼓不應經義又八音無匏土二音笙竽以木斗攢竹而以匏裹之是無匏音也塤器以木為之是無土音也八音不具以為備樂安可得哉不報四年十一月詳定所言搏拊琴瑟以詠則堂上之樂以象朝廷之治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則堂下之樂以象萬物之治後世有司失其傳歌者在堂兼設鐘磬宮架在庭兼設琴瑟堂

下匏竹寘之於床並非其序請親祠宗廟及有司攝事歌者在堂不設鐘磬宮架在庭不設琴瑟堂下匏竹不寘於床其郊壇上下之樂亦以此為正而有司攝事如之又言以小胥宮縣推之則天子鐘磬鎛十二虡為宮縣明矣故或以為配十二辰或以為配十二次則虡無過十二先王之制廢學者不能考其數隋唐以來有謂宮縣當二十虡甚者又以為三十六虡方唐之盛日有司攝事樂並用宮縣至德後太常聲音之工散亡凡郊

廟有登歌而無宮縣後世因仍不改請郊廟有司攝事改用宮架十二虡太常以謂用宮架十二虡則律呂均聲不足不能成均請如禮宮架四面如辰位設鎛鐘十二虡而甲丙庚壬設鐘乙丁辛癸設磬位各一虡四隅植建鼓以象二十四氣宗廟郊丘如之五年正月開封布衣葉防上書論樂器律曲不應古法復下楊傑議傑論防增編鐘編磬二十有四為簨制管簫視鐘磬數登歌用玉磬去樂曲之近清聲者舞不立表皆非是其言

均律差互與劉几同請以晉鼓節金奏考經禮制簨虡教國子宗子舞用之郊廟為何所取而范鎮亦言自唐以來至國朝三大祀樂譜並依周禮然其說有黃鐘為角黃鐘之角黃鐘為角者夷則為宮黃鐘之角者姑洗為角十二律之於五聲皆如此牽而世俗之說乃去之字謂太簇曰黃鐘商姑洗曰黃鐘角林鐘曰黃鐘徵南呂曰黃鐘羽今葉防但通世俗夷部之說而不見周禮正文所以稱本寺均差互其說難行帝以樂律絕學防

草萊中習之尤難乃補防為樂正六年春正月御大慶殿初用新樂二月太常言郊廟樂虡若遇雨雪望祭即設於殿上三月禮部言有司攝事昊天舞名請初獻曰帝臨嘉至亞終曰神娭錫羨太廟初獻曰孝熙昭德亞終獻曰禮洽儲祥詔可九月禮部言周禮凡大祭祀王出入則奏王夏明入廟門已用樂矣今既移祼在作樂之前皇帝詣罍洗奏乾安則入門亦當奏乾安庶合古制其入景靈宮及南郊壝門乞如之七年正月詔從協

律郎滎咨道請於奉宸庫選玉造磬令大常審定音律六月禮部言親郊之歲夏至祀皇地祇於方丘遣冢宰攝事禮容樂舞謂宜加於常祀而其樂虡二十樂工百五十有二舞者六十有四與常歲南北郊上公攝事無異未足以稱欽崇之意乞自今凖親祠用二十六虡工人三百有六舞人百二十有四詔可元祐元年咨道又言先帝詔臣製造玉磬將用于廟堂之上依舊同編鐘以登歌令年親祠明堂請用之以章明盛典從之三年

范鎮樂成上其所製樂章三鑄律十二編鐘十二鎛鐘衡一尺一斛一鬵石為編磬十二特磬一簫笛塤篪巢笙和笙各二并書及圖法帝與太皇太后御延和殿詔執政侍從臺閣講讀官皆往觀馬賜鎮詔曰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謹在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鄶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巳雜華戎之器間有作者猶存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

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籑虡之在廷君臣同覯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為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鎮為樂論其自叙曰臣昔為禮官從諸儒難問樂之差謬凡十餘事厥初未習不能不小牴牾後考周官王制司馬遷書班氏志得其法流通貫穿悉取舊書去其牴牾掇其要作為八論其論律論黍論尺論量論聲器言在律歴志論鐘

曰夫鐘之制周官梟氏言之甚詳而訓解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介于鼓鉦舞之間則然非在甬衡之上其誤一也又云舞上下促以橫為修從為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為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既言鼓間與舞脩相應則鼓與舞皆六所云鉦六舞四其誤二也又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故從而穿鑿以遷

就其說其誤三也今臣所鑄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
故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以為鐘之身鉦者正也居鐘之
中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為之鼓上去二以為之舞則鉦
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故于鼓鉦舞篆景奕隧甬衡旋
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
也起於内者也若夫金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
差之毫釐則聲有高下不可不審其鏄鐘亦以此法而
四倍之今太常鐘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鐘為

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鐘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
加重厚是以卑陵尊以小加大其可乎且清聲者不見
於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
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
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論
磬曰臣所造編磬皆以周官磬氏為法若黃鐘股之博
四寸五分股九寸鼓一尺三寸五分鼓之博三寸而其
厚一寸其弦一尺三寸五分十二磬各以其律之長而

三分損益之如此其率也今之十二磬長短厚薄皆不以律而欲求其聲不亦遠乎鐘有齊也磬石也天成之物也以其律為之長短厚薄而其聲和此出於自然而聖人者能知之取以為法後世其可不考正乎考正而非是則不足為法矣特磬則四倍其法而為之國朝祀天地宗廟及大朝會宫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已升祔后廟特磬遂為無用之樂臣欲乞凡宫架内於鎛鐘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

論八音曰匏土革木金石絲竹是八物者在天地間其體性不同而至相戾之物也聖人制為八器命之商則商命之宮則宮無一物不同者能使天地之間至相戾之物無不同此樂所以為和而八音所以為樂也樂下太常而楊傑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今鎮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且樂經仁宗命作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豈可用鎮一說而遽改之遂著元祐樂議以破

鎮說其議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
淆雜所以重正名也故廟室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善
大仁大英之類是也今鎮以文明之曲獻祖廟以大成
之曲進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太皇太后其名未正難以
施於宗廟朝廷議宮架加磬曰鎮言國朝祀天地宗廟
及大朝會宮架內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非也今
已升后廟特磬遂為無用之樂欲乞凡宮架內於鎛鐘
後各加特磬貴乎金石之聲小大相應按唐六典天子

宮架之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
虡宗廟與殿庭同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餘如宮
架之制今以鎛鐘特磬並設之則為四十八架於古無
法皇帝將出宮架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皇帝興宮
架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未聞皇帝出入以特磬為
節議十六鐘磬曰鎮謂清聲不見於經惟小胥注云鐘
磬者編次之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
清聲其聲愈高尤為非是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

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按編鐘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徒見於周禮小胥之注哉漢成帝時犍為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以風化天下其事載於禮樂志不為不詳豈因劉几然後用哉且漢承秦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者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其王朴樂内編鐘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逐故四清聲置而弗用及神宗朝下三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周禮曰鳧氏為鐘薄厚之所震動清濁

之所由出則清聲豈不見於經哉今鎮簫笛塤篪巢笙和笙獻於朝廷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在其間矣自古無十二管之簫豈簫韶九成之樂已有鄭衛之聲乎禮部太常亦言鎮樂法自係一家之學難以參用而樂如舊制四年十二月始命大樂正葉防撰朝會二舞儀武舞曰威加四海之舞第一變舞人去南表三步總干而立聽舉樂三鼓前行三步及表而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持干荷戈相顧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

轉身向裏以干戈相擊刺足不動再皷皆回身向外擊刺如前再皷皆正立舉手蹲再皷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立干戈各置腰再皷各前進以左足在前右足在後左手執干當前右手執戈在腰為進旅再皷各相擊刺再皷各退身復位整其干為退旅再皷皆正立蹲再皷皆舞進一步正立再皷皆轉面相向秉干持戈坐作再皷各相擊刺再皷皆起收其干戈為克捷之象再皷皆正立遏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依前蹲再皷皆舞進

一步正立再鼓皆正而作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轉身向裏相擊刺足不動再鼓各轉身向外擊刺如前再鼓皆正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陳其干戈左右相顧為猛賁趫速之狀再鼓皆併入行以八為四再鼓皆兩兩對相擊刺再鼓皆回易行列左在右右在左再鼓皆舉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各分左右再鼓各揚其干戈再鼓交相擊刺再鼓皆總干正立遇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而相向再鼓整

干戈以象登臺講武再皷皆擊刺於東南再皷皆按盾舉戈東南嚮而望以象漳泉奉土再皷皆擊刺於正南再皷皆按盾舉戈南嚮而望以象杭越來朝再皷皆舞進一步正立再皷皆擊刺於西北再皷皆按盾舉戈西北嚮而望以象克殄并汾再皷皆擊刺於正西再皷皆按盾舉戈西嚮而望以象肅清銀夏再皷皆舞進一步正跪右膝至地左足微起再皷皆置干戈于地各拱其手象其不用再皷皆左右舞蹈象以文止武之意再皷

皆就拜收其干戈起而躬立再鼓皆舞退鼓盡即止以
象兵還振旅文舞曰化成天下之舞第一變舞人立南
表之南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稍
前而正揖合手自下而上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皆右
顧右揖再鼓皆開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
少卻身初辭合手自上而下再鼓皆右顧以右手在前
左手推後為再辭再鼓皆左顧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
為固辭再鼓皆合手蹲再鼓皆舞進一步正立再鼓皆

俯身相顧為初謙合手當胷再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再鼓皆左側身右垂手為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遇節樂則蹲第二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嚮再鼓皆稍前相揖再鼓皆左顧左揖再鼓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身為初辭再鼓皆舞辭如上儀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再鼓相嚮再鼓皆顧為初謙再鼓皆再謙再鼓皆三謙再鼓皆躬而授之正立遇

節樂則蹲第三變聽舉樂則蹲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
相嚮再鼓皆相趨揖再鼓皆左揖如上再鼓皆右揖再
鼓皆開手蹲正立再鼓皆舞進一步復相嚮再鼓皆卻
身初辭再鼓皆再辭再鼓皆固辭再鼓皆合手蹲正立
再鼓皆舞進一步兩兩相嚮再鼓皆相顧初謙再鼓皆
再謙再鼓皆三謙躬而授之正立節樂則蹲凡二舞綴
表器及引舞振作並與大祭祀之舞同協律郎陳祈按
閱以謂節奏詳備自是朝會則用之八年太常博士孫

謁言臣嘗奉社稷之祠親覩陳設初疑其闕畧而不備退而考元祐祀儀乃與所親見者合焉其登歌之樂雖有鐘磬簨虡搏拊柷敔之屬獨陳太社壇上而太稷闕焉夫宫架不備非所以重社稷也周公制祭祀之法則有靈鼓以鼓之有帗舞以舞之有太蔟應鐘咸池以極其歌舞之節此樂文之備也唐社稷用二十架至於開元亦循三代之遺法於壇之北宫架備陳别異天神中建靈鼓歌鐘歌虡各設二壇下舞上歌何其盛也臣稽

考典禮凡祭太社太稷宜倣周官及開元禮文於壇之北備設宮架鐘匏竹各列二壇南架之内更植靈鼓於是集侍從禮官議增稷壇樂而添用宮架之說不行元符元年十一月詔登歌鐘磬並依元豐詔旨復先帝樂制也二年正月詔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按協音律改造琴瑟教習登歌以太常少卿張商英薦其知樂故也初良輔在元豐中上樂書五卷其書分為四類以謂天地兆分氣數爰定律厥氣數通之以聲於是撰釋律

律為經聲為緯律以聲為文聲以律為質旋相為宫七音運生於是撰釋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故經之以六律緯之以五聲聲律相協和而無乖播之八音八音以生於是撰釋音四物兼采八器以成度數施設象隱於形考器論義道德以明於是撰釋器類各有條凡四十四篇大抵考之經傳精以講思頗盡於樂理文多故弗著焉崇寧元年詔宰臣置僚屬講議大政以大樂之制訛繆殘闕太常樂器弊壞琴瑟制度參差不同簫遂之

屬樂工自備每大合樂聲韻淆雜而皆失之太高箏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於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象成曲不協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閭閻之中教習無成曹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據依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而魏漢津之名達於上焉漢津至是年九十餘矣本剩員兵士自云居西蜀師事唐仙人李良授鼎樂之法皇祐

中漢津與房庶以善樂被薦既至泰律已成阮逸始非其說漢津不得伸其所學後逸之樂不用乃退與漢津議指尺作書二篇叙述指法漢津嘗陳於太常樂工憚改作皆不主其說或謂漢津舊嘗執役於范鎮見其制作畧取之蔡京神其說而託於李良二年九月禮部員外郎陳暘上所撰樂書二百卷命禮部尚書何執中看詳以謂暘欲考定音律以正中聲願送講議司令知音律者參驗行之暘之論曰漢津論樂用京房二變四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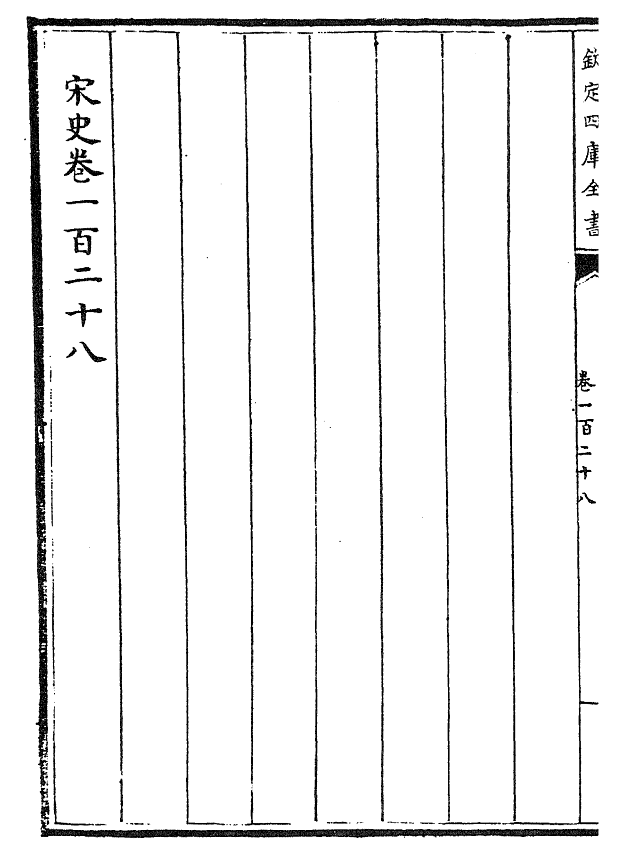
蓋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鐘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壬辰詔曰朕惟隆禮作樂實治内修外之先務損益述作其敢後乎其令講議司官詳求歷代禮樂沿革酌古今之宜修為典訓以貽永世致安上治民之至德著移風易俗之美化迺稱朕咨諏之意焉三年正月漢津言曰臣聞黃帝以三寸之器

名為咸池其樂曰大卷三三而九乃為黃鐘之律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鐘之律定矣黃鐘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

帝坐大鐘次鑄四韻清聲鐘次鑄二十四氣鐘然後均弦裁管爲一代之樂制其後十三年帝一日忽夢人言樂成而鳳凰不至乎蓋非帝指也帝寤大悔歎謂崇寧初作樂請吾指寸而内侍黄經臣執謂帝指不可示外人但引吾手畧比度之曰此是也蓋非人所知今神告朕如此且奈何於是再出中指寸付蔡京密命劉昺試之時昺終匿漢津初説但以其前議爲度作一長笛上之帝指寸既長於舊而長笛殆不可易以動人觀聽於

是遂止蓋京之子條云秋七月景鐘成景鐘者黄鐘之所自出也垂則為鐘仰則為鼎鼎之大終於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天子親郊乃用之立於宫架之中以為君圍於是命翰林學士承旨張康國為之銘其文曰天造我宋於穆不已四方來和十有二紀樂象厥成維其時矣迪惟有夏度自禹起我龍受之天地一指於論景鐘中聲所止有作于斯無襲于彼九九以生律呂根柢

維此景鐘非弇非侈在宋之庭屹然中峙天子萬年既多受祉維此景鐘上帝命爾其承伊何以燕翼子永言寶之宋樂之始



宋史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七百五十七 史部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樂志第八十二

樂四

崇寧四年七月鑄帝鼐八鼎成八月大司樂劉昺言大朝會宮架舊用十二熊羆按金錞簫鼓簫䇲等與大樂合奏今所造大樂遠稽古制不應雜以鄭衛詔罷之又

依曷改定二舞各九成每三成為一變執籥秉翟揚戈持盾威儀之節以象治功庚寅樂成列於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既奏新樂天顔和豫百僚稱頌九月朔以鼎樂成帝御大慶殿受賀是日初用新樂太尉率百僚奉觴稱壽有數鶴從東北來飛度黄庭回翔鳴唳乃下詔曰禮樂之興百年於此然去聖愈遠遺聲弗存迺者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之賤獲英莖之器於受命之邦適時之宜以身為度

鑄鼎以起律因律以制器按協於庭八音克諧昔堯有
大章舜有大韶三代之王亦各異名今追千載而成一
代之制宜賜新樂之名曰大晟朕將薦郊廟享鬼神和
萬邦與天下共之其舊樂勿用先是端州上古銅器有
樂鐘驗其欵識乃宋成公時帝以端王繼大統故詔言
受命之邦而隱逸之士謂漢津也朝廷舊以禮樂掌於
太常至是專置大晟府大司樂一員典樂二員並為長
貳大樂令一員協律郎四員又有製撰官為制甚備於

是禮樂始分為二五年九月詔曰樂不作乆矣朕承先志述而作之以追先王之緒建官分屬設府庀徒以成一代之制二月嘗詔省内外冗官大晟府亦併之禮官夫舜命夔典樂命伯夷典禮禮樂異道各分所守豈可同職其大晟府名可復仍舊又詔曰樂作已乆方薦之郊廟施於朝廷而未及頒之天下宜令大晟府議頒新樂使雅正之聲被於四海先降三京四輔次帥府大觀二年詔曰自唐以來正聲全失無徵角之音五聲不備

豈足以道和而化俗哉劉詵所上徵聲可令大晟府同教坊依譜按習仍增徵角二譜候習熟來上初進士彭几進樂書論五音言本朝以火德王而羽音不禁徵調尚闕禮部員外郎吳時善其說建言乞召几至樂府朝廷從之至是詵亦上徵聲乃降是詔三年五月詔今學校所用不過春秋釋奠如賜宴辟廱乃用鄭衛之音雜以俳優之戲非所以示多士其自今用雅樂四年四月議禮局言國家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為大祠以僖祖

太祖配侑而有司行事不設宮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乞皆用宮架二舞詔可六月詔近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以備祠祀先聖本周官教國子之制然士子肄業上庠頗聞耻於樂舞與樂工為伍坐作進退蓋今古異時致於古雖有其迹施於今未適其宜其罷習二舞願習雅樂者聽八月帝親制大晟樂記命大中大夫劉昺編修樂書為八論其一曰樂由陽來陽之數極於九聖人攝其數於九鼎寓其聲於九成陽之數復

而為一則實鼎之卦為坎極而為九則彤鼎之月為離

離南方之月也聖人以盛大光明之業如日方中嚮明

而治故極九之數則曰景鐘大樂之名則曰大成日王

於午火明於南乘火德之運當豐大之時恢擴規模增

光前烈明盛之業永觀厥成樂名大成不亦宜乎其二

曰後世以黍定律其失樂之本也遠矣以黍定尺起於

西漢蓋承六經散亡之後聞古人之緒餘而執以為法

聲既未協乃屢變其法而求之此古今之尺所以至於

數十等而至和之聲愈求而不可得也傳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柜黍云乎哉其三曰焦急之聲不可用於人盛之世昔李照欲下其律乃曰異日聽吾樂當令人物舒長照之樂固未足以感動和氣如此然亦不可謂無其意矣自藝祖御極和樂之聲高歷一百五十餘年而後中正之聲乃定葢奕世修德和氣薰蒸一代之樂理若有待其四曰盛古帝王皆以明堂為先務後世知為崇配布政之宮然要妙之旨秘而不

傳徒區區於形制之末流而不知帝王之所以用心也
且盛德在木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
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
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其應
時之妙不可勝言一歲之中兼總五運凡麗於五行者
以聲召氣無不總攝鼓宮宮動鼓角角應彼亦莫知所
以使之者則永膺壽考歷數過期不亦宜乎其五曰魏
漢津以太極元氣函三為一九寸之律三數退藏故八

寸七寸為中聲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宮架環列以應十二辰中正之聲以應二十四氣加四清聲以應二十八宿氣不頓進八音乃諧若立春在歲元之後則迎其氣而用之餘悉隨氣用律使無過不及之差則所以感召陰陽之和其法不亦密乎其六曰乾坤交於亥而子生於黃鐘之宮故稟於乾交於亥任於壬生於子自乾至子凡四位而清聲具焉漢津以四清為至陽之氣在二十八宿為虛昴星房四者居四方

之正位以統十二律每清聲皆有三統申子辰屬於虛而統於子巳酉丑屬於昴而統於丑寅午戌屬於星而統於寅亥卯未屬於房而統於卯中正之聲分為二十四宿統於四清焉其七曰昔人以樂之器有時而弊故律失則求之於鐘鐘失則求之於鼎得一鼎之龠則權衡度量可考而知故鼎以全渾淪之體律呂以達陰陽之情天地之間無不統攝機緘運用萬物振作則樂之感人豈無所自而然邪其八曰聖上稽帝王之制而成

一代之樂以謂帝舜之樂以教胄子乃頒之於宗學成周之樂掌於成均乃頒之府學辟廱太學而三京藩邸凡祭祀之用樂者皆賜之於是中正之聲被天下矣漢施鄭聲於朝廷唐升夷部於堂上至於房中之樂惟恐淫哇之聲變態之不新也聖上樂聞平淡之音而特詔有司制為宮架施之於禁庭房中用雅樂自今朝始云

又為圖十二一曰五聲二曰八音三曰十二律應二十八宿四曰七均應二十八宿五曰八十四調六曰十二

律所生七曰十二律應二十四氣八曰十二律鐘正聲九曰堂上樂十曰金鐘玉磬十一曰宮架十二曰二舞圖雖不能具載觀其所序亦可以知其㫖意矣天地相合五數乃備不動者為五位常動者為五行五行發而為五聲律呂相生五聲乃備布於十二律之間猶五緯往還於十有二次五運斡旋於十有二時其圖五聲以此兩儀既判八卦肇分氣盈而動八風行焉顓帝乃令飛龍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方是時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之音未備後聖有作以八方之物全五聲者制而
為八音以聲召氣八風從律其圖八音以此上象著明
器形而下以聲召氣胳合元精其圖十二律應二十八
宿以北斗在天中周制四方猶宫聲處中為四聲之綱
二十八舍列在四方用之於合樂者葢東方七角屬木
南方七徵屬火西方七商屬金北方七羽屬水四方之
宿各有所屬而每方之中七均備足中央七均管攝四
氣故二十八舍應中正之聲者制器之法也二十八舍

應七均之聲者和聲之術也其圖七均應二十八宿以此合陰陽之聲而文之以五聲則九六相交均聲乃備黃鍾為宮是謂天統林鍾為徵是謂地統太蔟為商是謂人統南呂為羽於時屬秋姑洗為角於時屬春應鍾為變宮於時屬冬蕤賓為變徵於時屬夏旋相為宮而每律皆具七聲而八十四調備焉其圖八十四調以此自黃鍾至仲呂則陽數極而為乾故其位在左蕤賓至應鍾則陰數極而為坤故其位在右陰窮則歸本故應

鐘自生陰律陽窮則歸本故仲呂自歸陽位律呂相生起於復而成於乾終始皆本於陽故曰樂由陽來六呂則同之而已相生之位分則為乾坤之交合則為既濟未濟之卦自黃鐘至仲呂為既濟故屬陽而居左自蕤賓至應鐘為未濟故屬陰而居右易始於乾坤而終於既濟未濟天地辨位而水火之氣交際於其中造化之原皆自此出其圖十二律所主以此二十四氣差之毫釐則或先天而太過或後天而不及在律為聲在歷為

氣若氣方得節乃用中聲氣已及中猶用正律其圖十
二律應二十四氣以此漢津曰黃帝夏禹之法簡捷徑
直得於自然故善作樂者以聲為本若得其聲則形數
制度當自我出今以帝指為律正聲之律十二中聲之
律十二清聲凡四共二十有八云其圖十二律以此堂
上之樂以人聲為貴歌鐘居左歌磬居右近世之樂曲
不協律歌不擇人有先製譜而後命辭奉常舊工村野
癃老者斥之升歌之工選擇惟艱故堂上之樂鏗然特

異馬其圖堂上樂以此金玉之精稟氣於乾故堂上之樂鐘必以金磬必以玉歷代樂儀曰歌磬次歌鐘之西以節登歌之句即周官頌磬也神考肇造玉磬聖上紹述先志而堂上之樂方備非聖智兼全金聲而玉振之者安能與於天道哉其圖金鐘玉磬以此大晟之制天子親祀圜丘則用景鐘為君圜鎛鐘特磬為臣圜編鐘編磬為民圜非親祀則不用君圜漢津以謂宮架總攝四方之氣故大晟之制羽在上而以四方之禽虡在下

而以四方之獸以象鳳儀獸舞之狀龍箕崇牙制作華煥其圖宮架以此新樂肇興法夏籥九成之數文舞九成終於垂衣拱手無為而治武舞九成終於偃武修文投戈講藝每成進退疾徐抑揚顧揖皆各象方今之勲烈文舞八佾左執籥右秉翟葢籥為聲之中翟為文之華秉中聲而昌文德武舞八佾執干戈而進以金鼓為節其圖二舞以此又列八音之器金部有七曰景鐘曰鎛鐘曰編鐘曰金錞曰金鐲曰金鐃曰金鐸其説以謂

景鐘乃樂之祖而非常用之樂也黄帝五鐘一曰景鐘景大也鐘四方之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鐘大世莫識其義久矣其聲則黄鐘之正而律吕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鎛鐘形聲宏大各司其辰以管攝四方之氣編鐘隨月用律雜比成文聲韻清越錞鐲鐃鐸古謂之四金皷屬乎陽金屬乎陰陽造始而為之倡故以金錞和皷陽動而不知已故以金鐲節皷陽之用事有時而終故以金鐃止皷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天之道也

故以金鐸通鼓金乃兌音兌為口舌故金之屬皆象之石部有二曰特磬曰編磬其說以謂依我磬聲以石有一定之聲衆樂依焉則鐘磬未嘗不相須也往者國朝祀天地祭廟及大朝會宮架内止設鎛鐘惟后廟乃用特磬若已升祔后廟遂置而不用如此則金石之聲小大不作大晟之制金石並用以諧陰陽漢津之法以聲為主必用泗濱之石故禹貢必曰浮磬者遠土而近於水取之實難昔奉常所用乃以白石為之其聲沉下製

作簡質理宜改造馬絲部有五曰一弦琴曰三弦琴曰五弦琴曰七弦琴曰九弦琴曰瑟其說以謂漢津誦其師之說曰古者聖人作五等之琴琴主陽一三五七九生成之數也師延拊一弦之琴昔人作三弦琴蓋陽之數成於三伏羲作琴有五弦神農氏為琴七弦琴書以九弦象九星五等之琴額長二寸四分以象二十四氣嶽闊三分以象三才嶽内取聲三尺六寸以象朞三百六十日龍斷及折勢四分以象四時共長三尺九寸一

分成於三極於九九者究也復變而為一之義也大晟之瑟長七尺二寸陰爻之數二十有四極三才之陰數而七十有二以象一歲之候既罷箏筑阮絲聲稍下乃增瑟之數為六十有四則八八之數法乎陰琴之數則九十有九而法乎陽竹部有三曰長篴曰箎曰簫其說以謂篴以一管而兼律呂衆樂由焉三竅成籥三才之和寓焉六竅為篴六律之聲備焉箎之制採竹竅厚均者用兩節開六孔以備十二律之聲則箎之樂生於律

樂始於律而成於簫律準鳳鳴以一管為一聲簫集衆律編而為器參差其管以象鳯翼蕭然清亮以象鳳鳴匏部有六曰竽笙曰巢笙曰和笙曰閏餘匏曰九星匏曰七星匏其說以謂列其管為簫聚其管為笙鳳凰於飛簫則象之鳳凰戾止笙則象之故内皆用簧皆施匏於下前古以三十六簧為竽十九簧為巢十三簧為和皆用十九數而以管之長短聲之大小為别八音之中匏音廢絶久矣後世以木代匏乃更其制下皆用匏而

幷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九簧者以象九星物得陽而生九者陽數之極也七簧者以象七星笙之形若鳥斂翼鳥火禽火數七也土部有一曰壎其說以謂釋詩者以壎篪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聲必以壎篪爲況嘗博詢其音葢八音取聲相同者惟壎篪爲然壎篪皆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黄鐘終於應鐘者其竅盡合則爲黄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壎篪

相應革部十有二曰晉鼓曰建鼓曰鼖鼓曰靁鼓曰靁鼖曰靈鼓曰靈鼖曰路鼓曰路鼖曰雅鼓曰相鼓曰搏拊其說以謂凡言樂者必曰鐘鼓葢鐘為秋分之音而屬陰鼓為春分之音而屬陽金奏待鼓而後進者雷發聲而後羣物皆鳴也鼓復用金以節樂者雷收聲而後蟄蟲坯户也周官以晉鼓鼓金奏陽為陰唱也建鼓少昊氏所造以節衆舞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縣而擊之謂之縣鼓鼖者鼓之兆也天子

錫諸侯樂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以鼗將之柷先衆樂
鼗則先鼓而已以靁鼓鼓天神因天聲以祀天也以靈
鼓鼓社祭以天為神則地為靈也以路鼓鼓鬼享人道
之大也以舞者迅疾以雅節之故曰雅鼓相所以輔相
於樂今用節舞者之步故曰相鼓登歌令奏擊拊以革
為之實之以糠升歌之鼓節也木部有二曰柷曰敔其
說以謂柷之作樂敔之止樂漢津嘗問於李良良曰聖
人制作之旨皆在易中易曰震起也艮止也柷敔之義

如斯而已柷以木為底下實而上虛震一陽在二陰之下象其卦之形也擊其中聲出虛為衆樂倡震為雷雷出地奮為春分之音故為衆樂之倡而外飾以山林物生之狀艮位寅為虎虎伏則以象止樂皆有二十七刻三九陽數之窮戞之以竹裂而為十古或用十寸或裂而為十二陰數十二者二六之數陽窮而以陰止之又有度量權衡四法候氣運律敎樂運譜四議與律歷運氣或相表裏甚精微矣兹獨採其言樂事顯明者凡為

書二十卷說者以謂蔡京使曷爲緣飾之以布告天下云政和二年賜貢士聞喜宴於辟廱仍用雅樂罷瓊林苑宴兵部侍郎劉煥言州郡歲貢士例有宴設名曰鹿鳴乞於斯時許用雅樂易去倡優淫哇之聲八月太常言宗廟太社太稷並爲大祠今太社太稷登歌而不設宮架樂舞獨未爲備請迎神送神詣罍洗歸復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亞終獻望燎樂曲並用宮架樂設於北墉之北詔皆從之三年四月議禮局上親祠登歌之制

大朝會同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金鐘北稍西敔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東西相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四在金鐘之南西上玉磬之南亦如之東上又於午階之東太廟則于泰階之東宗祀則于東階之西大朝會則于丹墀香案之東設篴二篪一巢笙三和笙二為一列西上大朝會和笙在篴南塤一在篴南大朝會在篪南閏餘匏一簫各在巢笙南又於午階之西太廟則于泰階之西宗祀則于西階之東大朝會則于丹墀香案之西設篴二篪一巢笙二和笙二為一

列東上塤一在篴南七星匏一九星匏一在巢笙南簫一在九星匏西鍾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太廟宗祀大朝會則于殿上塤箎笙篴簫匏工並立於午階之東西太廟則于泰階之東西宗祀則于西階之間大朝會則于丹墀香案之東西樂正二人在鍾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西東向樂正紫公服大朝會服絳朝服方心曲領緋白大帶金銅革帶烏皮履樂工黑介幘執麾人平巾幘並緋繡鸞衫白絹夾袴抹帶大朝會同又上親祠宮架之制景靈宮宣德門大朝會附四方

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之俱北向設十二鎛鐘特磬於編架内各依月律四方各鎛鐘三特磬三東方鎛鐘起北特磬間之東向西方特磬起北鎛鐘間之西向南方特磬起西鎛鐘間之北方鎛鐘起西特磬間之皆北向景靈宫天興殿鎛鐘編鐘編磬如每歲大祠宫架陳設　植建鼓鞞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鞞鼓在左應鼓在右設柷敔於北架内柷一

在道東敔一在道西設瑟五十二朝會五十六宣德門五十四列為四行二行在柷東二行在敔西次一弦琴七左四右三次三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次五弦琴一十有八宣德門二十並分左右次七弦琴二十有三次九弦琴二十有三並左各十有二右各十有一宣德門七弦九弦各二十五並左十有三右十有二次巢笙二十有八分左右宣德門三十二次匏笙三在巢笙之間左二右一次簫二十有八宣德門大朝會三十次竽二十次篪二十有八宣德門三十六朝會篪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次塤一十有八宣德

門朝會二十 次簫一十有八並分左右 宣德門簫三十六朝會三十三左十有七右十有六 雷鼓雷鼗各一在左又雷鼓雷鼗各一在右 地祇雷鼓雷鼗各二大廟路鼗各二大朝會晉鼓二宣德門不設 並在三弦五弦琴之間東西相向晉鼓一在匏笙間少南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前北向歌工三十有二 宣德門四十朝會三十有六 次柷敔東西相向列為四行左右各二行樂師四人在歌工之南北東西相向運譜二人在晉鼓之左右北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樂虡之右東向副樂正同樂正服 大朝會同

樂正朝服樂師緋公服運譜緣公服大朝會介幘絳韝衣白絹抹帶樂工執麾人並同登歌執麾人服朝會同又上親祠二舞之制大朝會同文舞六十四人執籥翟武舞六十四人執干戚俱為八佾文舞分立於表之左右各四佾引文舞二人執纛在前東西相向舞色二人在執纛之前分東西若武舞則在執旌之前引武舞執旌二人鼗二人雙鐸二人單鐸二人鐃二人持金錞四人奏金錞二人鉦二人相二人雅二人各立於宮架之東西北向北上武舞在其後舞色長幞

頭抹額紫繡袍引二舞頭及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鸞衫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引文舞頭及文舞郎並進賢冠黃鸞衫銀褐裙綠褠襠革帶烏皮履引武舞頭及武舞郎並平巾幘緋鸞衫黃畫甲身紫褠襠鼠文大口袴起梁帶烏皮鞾引武舞人武弁緋繡鸞衫抹額紅錦臂鞲白絹袴金銅革帶烏皮履大朝會同又上大祠中祠登歌之制編鐘一在東編磬一在西俱北向柷一在編鐘之北稍西敔一在編磬之北稍東搏拊二一在柷北一在敔北俱東西向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瑟一在編鐘之南西上編磬

之南亦如之東上壇下午階之東太廟別廟則于殿下泰階之東明堂祠廟

在簴南竽一在壎南午階之西亦如之東上太廟別廟則于泰階之西明堂祠廟則于西階之東

設篴一篪一壎一為一列西上和笙一在篴南巢笙一在篪南簫一則于東階之西

鐘磬柷敔搏拊琴瑟工各坐於壇上明堂太廟別廟于殿上祠廟于堂上

壎篪笙篴簫工並立於午階東西太廟別廟于太階之東西明堂祠廟于兩階之間若不用宮架即登歌工人並坐

樂正二人在鐘磬南歌工四人在敔東俱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

掌事一名在樂虡西東向樂正公服執麾挾仗色掌事

平巾幘樂工黑介幘並緋繡鸞衫白絹抹帶三京帥府等每歲祭社稷祀風師雨師雷神釋奠文宣王用登歌樂陳設樂器並同每歲大中祠登歌　又上太祠宮架二舞之制四方各設鎛鐘三各依月律編鐘一編磬一北方應鐘起西編鐘次之黃鐘次之編磬次之大呂次之皆北向東方太簇起北編鐘次之夾鐘次之編磬次之姑洗次之皆東向南方仲呂起東編鐘次之蕤賓次之編磬次之林鐘次之皆北向西方夷則起南編鐘次之南呂次之編磬次之無射次之皆西向設十二特

磬各在鎛鐘之內植建鼓鞞鼓應鼓於西隅設柷敔於北架內柷在左敔在右雷鼓雷鼗各二地祇以靈鼓靈鼗太廟別廟以路鼓路鼗分東西在歌工之側瑟二在柷東次一弦三弦五弦七弦九弦琴各一各為一列敔西亦如之巢笙竽篪塤篴各四為四列在雷鼓之後若地祇即在靈鼓後太廟別廟在路鼓後晉鼓一在篴之後俱北向副樂正二人在柷敔之北歌工八人左右各四在柷敔之南東西相向執麾挾仗色掌事一名在宮架西北向副樂正本色公服執麾挾仗色

掌事及樂正平巾幘服同登歌樂工凡軒架之架二面其制去宮架之南面判架之樂二而其制又去軒架之北面特架之樂一面文武二舞並同親祠惟二舞郎並紫平冕皂繡袍銀褐裙白絹抹帶與親祠稍異

詔並頒行五月帝御崇政殿親按宴樂召侍從以上侍立詔曰大晟之樂已薦之郊廟而未施於宴饗比詔有司以大晟樂播之教坊試於殿庭五聲既具無惉懘焦急之聲嘉與天下共之可以所進樂頒之天下其舊樂悉禁於是令尚書省立法新徵角二調曲譜已經按試

者並令大晟府刊行後續有譜依此其宮商羽調曲譜自從舊新樂器五聲八音方笙塤篪匏笙石磬之類已經按試者大晟府畫圖疏說頒行教坊鈞容直開封府各頒降二副開封府周師頒樂器明示依式造粥教坊鈞容直及中外不得違令輒高下其聲或别為他聲或移改增損樂器舊來淫哇之聲如打斷哨笛呀鼓十般舞小鼓腔小笛之類與其曲名悉行禁止違者與聽者悉坐罪八月大晟府奏以雅樂中聲播於宴樂舊闕徵

角二調及無土石匏三音今樂並已增入詔頒降天下九月詔大晟樂頒於太學辟廱諸生習學所服冠以弁袍以素紗皂緣紳帶佩玉從劉昺製也昺又上言曰五行之氣有生有尅四時之禁不可不頒示天下盛德在木角聲乃作得羽而生以徵為相若用商則刑用宮則戰故春禁宮商盛德在火徵聲乃作得角而生以宮為相若用羽則刑用商則戰故夏禁商羽盛德在土宮聲乃作得徵而生以商為相若用角則刑用羽則戰故季

夏土王宜禁角羽盛德在金商聲乃作得宮而生以羽為相若用徵則刑用角則戰故秋禁徵角盛德在水羽聲乃作得商而生以角為相若用宮則刑用徵則戰故冬禁宮徵此三代之所共行月令所載深切著明者也作樂本以導和用失其宜則反傷和氣夫淫哇殽雜干犯四時之氣久矣陛下親灑宸翰發為詔旨淫哇之聲轉為雅正四時之禁亦在所須協氣則粹美繹如以成詔令大晟府置圖須降四年正月大晟府言宴樂諸宮

調多不正如以無射為黄鐘宫以夾鐘為中吕宫以夷則為仙吕宫之類又加越調雙調大食小食皆俚俗所傳今依月律改定詔可六年詔先帝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樂府乆不施用其令畧加磨礲俾與律合并造金鐘專用於明堂又詔大晟雅樂頃歲已命儒臣著樂書獨宴樂未有紀述其令大晟府編集八十四調并圖譜令劉昺撰以為宴樂新書十月臣僚乞以崇寧大觀政和所得珍瑞名數分命儒臣作為頌詩協以新律薦

之郊廟以告成功詔送禮制局七年二月典樂裴宗元言乞按習虞書賡載之歌夏五子之歌商之那周之關雎麟趾騶虞鵲巢鹿鳴文王清廟之詩詔可中書省言高麗賜雅樂乞習教聲律大晟府撰樂譜辭詔許教習仍賜樂譜三月議禮局言先王之制舞有小大文舞之大用羽籥文舞之小則有羽無籥謂之羽舞武舞之大用干戚武舞之小則有干無戚謂之干舞武舞又有戈舞焉而戈不用於大舞近世武舞以戈配干未嘗用戚

乞武舞以戚配干置戈不用庶協古制又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宮商為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為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和平出焉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之鎛鐘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為一器復於樂架編鐘編磬之外設鎛鐘十二配十二辰皆非是

蓋鎛鐘猶之特磬與編鐘編磬相須為用者也編鐘編磬其陽聲六以應律呂既應十二辰矣復為鎛鐘十二以配之則於義重複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為鐘一小鐘為鎛一大磬為特磬以為衆聲所依詔可四月禮制局言尊祖配天者郊祀也嚴父配天者明堂也所以來天神而禮之其義一也則明堂宜同郊祀用禮天神六變之樂其宮架赤紫用雷鼓雷鼗又圜丘方澤各有大樂宮架自來明堂就用大慶殿大朝會宮

架今明堂肇建欲行朔置十月皇帝御明堂平朔左个始以天運政治須於天下是月也凡樂之聲以應鐘為宮南吕為商林鐘為角仲吕為閏徵姑洗為徵太蔟為羽黄鐘為閏宫既而中書省言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宫若以左旋取之如十月以應鐘為宫則南吕為商林鐘為角仲吕為閏徵姑洗為徵太蔟為羽黄鐘為閏宫若以右旋七均之法如十月以應鐘為宫則當用大吕為商夾鐘為角仲吕為閏徵蕤賓為徵夷則為羽無

射為閏宮明堂頒朔欲左旋取之非是欲以本月律為宮右旋取七均之法從之仍改正詔書行下自是而後樂律隨月右旋仲冬之月皇帝御明堂南面以朝百辟退坐於平朔授民時樂以黃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閏徵林鐘為徵南呂為羽應鐘為閏宮調以羽使氣適平季冬之月御明堂平朔右个樂以大呂為宮夾鐘為商仲呂為角林鐘為閏徵夷則為徵無射為羽夾鐘為閏宮客氣少陰火調以羽尚羽而抑徵孟春

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大簇為宫姑洗為商蕤賓
為角夷則為閏徵南吕為徵應鐘為羽大吕為閏宫客
氣少陽相火與歲運同火氣太過調宜羽致其和仲春
之月御明堂青陽樂以夾鐘為宫仲吕為商林鐘為角
南吕為閏徵無射為徵黄鐘為羽大簇為閏宫調以羽
季春之月御明堂青陽左个樂以姑洗為宫蕤賓為商
夷則為角無射為閏徵應鐘為徵大吕為羽夾鐘為閏
宫客氣陽明尚徵以抑金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樂以

仲呂為宮林鐘為商南呂為角應鐘為閏徵黃鐘為徵
太簇為羽姑洗為閏宮調宜尚徵仲夏之月御明堂樂
以蕤賓為宮夷則為商無射為角黃鐘為閏徵大呂為
徵夾鐘為羽仲呂為閏宮客氣寒水調宜尚宮以抑之
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樂以林鐘為宮南呂為商應鐘
為角大呂為閏徵太簇為徵姑洗為羽蕤賓為閏宮調
宜尚宮以致其和孟秋之月御明堂總章左个樂以夷
則為宮無射為商黃鐘為角太簇為閏徵夾鐘為徵仲

呂為羽林鐘為閏宮調宜尚商仲秋之月御明堂總章
樂以南呂為宮應鐘為商大呂為角夾鐘為閏徵姑洗
為徵蕤賓為羽夷則為閏宮調宜尚商季秋之月御明
堂總章右个樂以無射為宮黃鐘為商太簇為角姑洗
為閏徵仲呂為徵林鐘為羽南呂為閏宮調宜尚羽以
致其平閏月御明堂闔左扉樂以其月之律十一月知
永興軍席旦言太學辟廱士人作樂皆服士服而外路
諸生尚衣襴幞望下有司考議為圖式以頒外郡八年

八月宣和殿大學士蔡攸言九月二日皇帝躬祀明堂合用大樂按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自八月二十八日已得秋分中氣大饗之日當用中聲樂今看詳古之神瞽考中聲以定律中聲謂黄鐘也黄鐘即中聲非别有一中氣之中聲也考閲前古初無中正兩樂若以一黄鐘為正聲又以一黄鐘為中聲則黄鐘君聲不當有二况帝指起律均法一定大吕居黄鐘之次陰吕也臣聲也今減黄鐘三分則入大吕律

矣易其名為黄鍾中聲不唯紛更帝律又以隂呂臣聲僭竊黄鍾之名若依樂書正聲得正氣則用之中聲得中氣則用之是冬至祀天夏至祭地常不用正聲而用中聲也以黄鍾為正聲易大呂為中聲之黄鍾是帝律所起黄鍾常不用而大呂常用也抑陽扶隂退律進呂為害斯大無甚於此今來宗祀明堂緣八月中氣未過而用中聲樂南呂為宫則本律正聲皆不得預欲乞廢中聲之樂一遵帝律止用正聲協和天人刋正訛謬著

於樂書詔可攸又乞取巳頒中聲樂在天下者宣和元年四月攸上書奉詔製造太少二音登歌宮架用於明堂漸見就緒乞報大晟府者凡八條一太正少鐘三等舊制編鐘編磬各一十六枚應鐘之外增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則四清聲不當兼用止以十二律正聲各為一架其二太正少琴三等舊制一三五七九弦凡五等今來討論並依律書所載止用五弦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

不失其序以為太正少之制而十二律舉無遺音其一三五七九弦太少樂内更不製造其三太正少籥三等

謹按周官籥章之職龡以迎寒暑王安石曰籥三孔律吕於是乎生而其器不行於世久矣近得古籥嘗以頒行今如爾雅所載製造太正少三等用為樂本設於衆管之前其四太正少篴塤箎簫各三等舊制簫一十六管如鐘磬之制有四清聲今既分太少其四清聲亦不合兼用止用十二管其五大晟匏有三色一曰七星二

曰九星三曰閏餘莫見古制匏備八音不可闕數今已各分太正少三等而閏餘尤無經見唯大晟樂書稱匏造十三簧者以象閏餘十者土之成數三者木之生數木得土而能生也故獨用黃鍾一清聲黃鍾清聲無應閏之理今去閏餘一匏上用兩色仍改避七星九星之名止曰七管九管其六舊制有巢笙竽笙和笙巢笙自黃鍾而下十九管非古制度其竽笙和笙並以正律林鍾為宮三笙合奏曲用兩調和笙奏黃鍾曲則巢笙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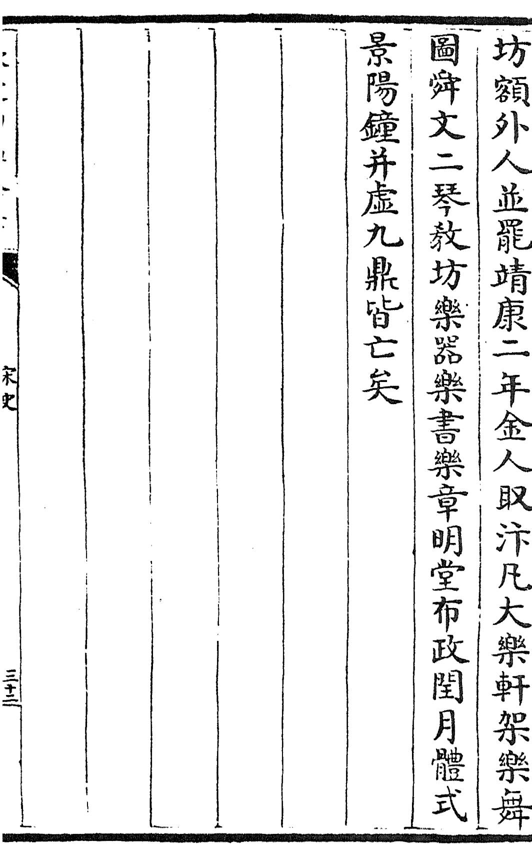
林鐘曲以應之宫徵相雜器本宴樂今依鐘磬法裁十二管以應十二律為太正少三等其舊笙更不用其七柷敔晉皷鎛鐘特磬雖無太少係作止和樂合行備設其八登歌宫架有搏拊二器按虞書戞擊鳴球搏拊琴瑟王安石解曰或戞或擊或搏或拊與虞書所載乖戾今欲乞罷而不用詔悉從之攸之弟絛曰初漢津獻說請帝三指之三寸三合而為九為黄鐘之律又以中指之徑圍為容㪷度量權衡皆自是而出又謂有太聲有

少聲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之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劉昺之兄煒以曉樂律進未幾而卒昺始主樂事乃建白為太少不合儒書以太史公書黃鐘八寸七分琯為中聲奏之於初氣班固書黃鐘九寸琯為正聲奏之於中氣因請帝指時止用中指又不得徑圍為容盛故後凡制器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說者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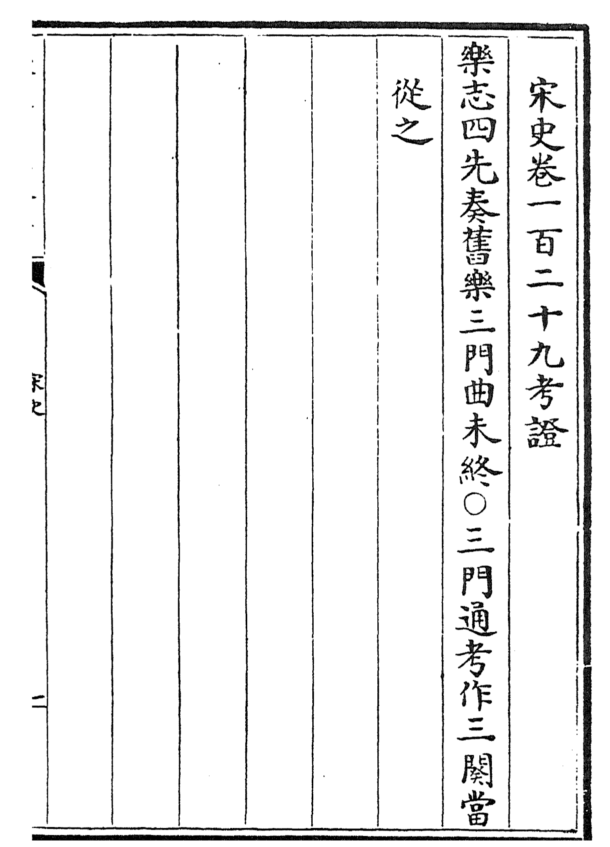
政和末明堂成議欲為布政調燮事乃召武臣前知憲州任宗堯換朝奉大夫為大晟府典樂宗堯至則言太少之說本出於古人雖王朴猶知之而劉昺不用乃自掇黄鐘為兩律黄鐘君也不宜有兩蔡攸方提舉大晟府不喜佗人預樂有士人田為者善琵琶無行攸乃奏為大晟府典樂遂不用中聲八寸七分琯而但用九寸琯又為一律長尺有八寸曰太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是為三黄鐘律矣律與容盛又不翅數倍黄鐘既

四寸有半則圜鐘幾不及二寸諸品大小皆隨律益但以器大者為太小者為少樂始成試之於政事堂執政心知其非然不敢言因用之於明堂布政望鶴愈不至條又曰宴樂本雜用唐聲調樂器多夷部亦唐律徵角二調其均自隋唐間已亡政和初命大晟府改用大晟律其聲下唐樂已兩律然劉昺止用所謂中聲八寸七分琯為之又作匏笙塤篪皆入夷部至於徵招角招終不得其本均大率皆假之以見徵音然其曲譜頗和美

故一時盛行於天下然教坊樂工嫉之如讐其後蔡攸復與教坊用事樂工附會又上唐譜徵角二聲遂再命教坊制曲譜既成亦不克行而止然政和徵招角招遂傳於世矣二年八月罷大晟府製造所并協律官四年十月洪州奏豐城縣民鋤地得古鐘大小九具狀制奇異各有篆文驗之考工記其制正與古合令樂工擊之其聲中律之無射繪圖以聞七年十二月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詔革弊事廢諸局於是大晟府及教樂所教


坊額外人並罷靖康二年金人取汴凡大樂軒架樂舞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明堂布政閏月體式景陽鐘幷虡九鼎皆亡矣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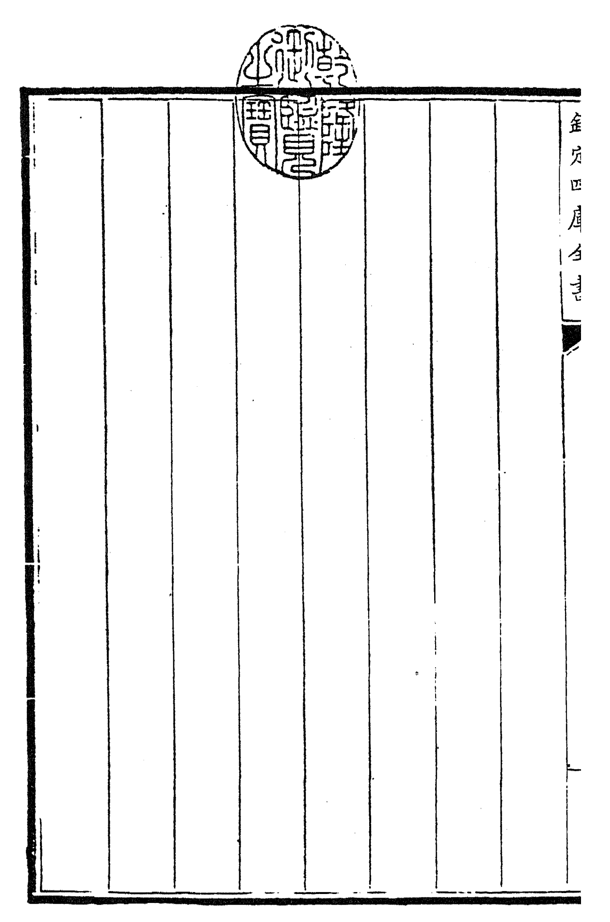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樂志四先奏舊樂三門曲未終○三門通考作三闋當從之

宋史卷一百二十九考證

謹案卷一百二十八第六頁後五行架各十有六
刋本十訛有據南監本改
第七頁後一行禁中又出李照胡瑗所鑄鐘律按
監本鐘作銅
第十一頁前七行曹鄶無譏刋本鄶訛鄫今改
卷一百二十九第二十五頁後六行季春之月御
明堂青陽左个按左當作右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